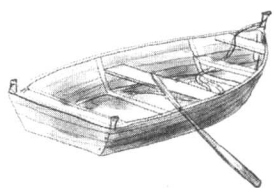


铃铛◎著

淘金时代

下 *Tao Jin Shi Dai*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铃铛◎著

淘金时代

下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淘金时代/铃铛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-7-227-02655-6

I. 淘… II. 铃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89875 号

淘金时代 (下)

铃 铛 著

责任编辑 魏 华
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
印 张 30

字 数 280 千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2655-6

定 价 59.80 元 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第十二章

最近几日，总有一个神秘的电话不停地打进来，均是在午夜。是一个很柔性的男声，让人宽慰和放心的那种声音。没有任何危险地谈心，从石油开发到边镇各种特异的文化现象，几乎包罗万象。从声音判断，此人不会超过40岁。而且，他自己声称，是活跃在边镇的石油老板。这样，搞得项西每日乘车上井或到边镇大街，免不了四下搜索想象中的面孔。这个奇怪的人从不露面，却给她驱走了无尽的孤独和寂寞。是啊，一个人守在这偌大的空楼，有限的几个人围绕左右，近在咫尺似远在天涯。如此的心理状态多么需要有人陪伴和抚慰，这也许是所有的到边镇开发石油的老板们一个共同的向往。

一个人可以孤独，那是内心可以控制的事。但不可以忍受无尽的寂寞，那样会搞得人难耐，会不可扼制地突然爆发。

秦广终于返回，将项西安慰了一番。这次他回家，住的时间很长，搞得项西有点陌生起来。

秦广是那种对性爱不很热衷的男人，在他们最热烈的时



期，也未能像有些男人那样如狼似虎地迸发，相反却一直温文尔雅。渐渐的，项西发现他越来越力不从心。起初很认真，也很投入。过不了10分钟，就撤了回来。每当这时项西总会安慰他：“没关系的，你休息一下。我们之间并不是完全靠这个来维持，是吗？”

“听说日本人，夫妻一年做一次。”秦广抽烟。

“那不真实。现代社会，忙于生计忙于干事业的男人，几乎都有些退化了。整天忙琐事，算计这个又算计那个，一心奔金钱奔事业。没有这么多精力。也难怪。中国的男人，能干的男人都失去了原始的诸多勇猛。我是指文化现象，不指你。”项西小心翼翼地说。

“说得对。比如这会儿，关键时候想到了打井的事，钱呀井位呀，没办法。”秦广苦笑。

“但我告诉你，一个男人事业成功与否跟性功能的强弱有直接关系。总是冲锋在前的个性，这种激情最重要。我说这些不是不满意你，而是让你要振作起来，别退缩。”项西将柔软的手臂搭在他肩上，温柔地抚摸安慰。

第二天一早，秦广请来了很久没有见面的吴工，本公司的贾工也参加了这个最后决定打天渠还是红井的会议。同时，他和项西通过私人关系，还找来了地矿部的辛总，他们已在天渠外围打过几口井。

首先是辛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：“天渠这地方，已研究很久。油田曾打过三口井，仍在出油，但产量已减得很可怜。这个区块的优点是连片性好，三个层位，含水较低，相对比较稳定。但究竟能否打出高产井，是没准儿的事。从外



围的几口井看，均不是太理想。因此我建议最好是观察一段时间再说，不可轻易下手。至于红井，我不太清楚，无发言权。”辛总花白的头发显示着与漫长的地质年代很相匹配的资历。

“不能听他的，天渠好他也不会说，怕与他争地盘。”小东在项西身边耳语。

“我来谈谈红井的情况。原来对这个区块不太了解，但前一段打出高产井后，出于兴趣用放射性找油法做了一下测量和试验。结果是，大部分含油小块被水包围，水和油紧密地相间着。不能说无油，但稍有不慎，就可能打在水上，成为水井。因此我认为打红井要慎重，尤其是井位部署方面，需慎而又慎。”吴工的再度出山，也是能起些作用的。尽管他给文总的“144号”井没有参谋好，但也不是一个人的原因。这老头儿虽然没打出过漂亮的高产油井，但学识和经验还是在的，他的意见也是很重要的参考之一。

找来贾工，不仅因为他是东方公司的副总，更重要的是他是宁陕油田红井开发方案的主要编制人。说巧也真巧。

贾工主要负责“东方1号”和“东方2号”油井的生产工作，井上井下地跑。近期，由于宁京不在，跟出纳小高搞得很火热，女儿不女儿情人不情人的。为此，项西提醒过他，别因此泄露了公司秘密。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。但从油款改为井下财务收后，收油款的人就只有贾工和小高，项西也不很清楚内情。而且，贾工从不给项西报产量和销售额。她发现，昔日点头哈腰的老贾变得腰杆直硬起来。他表面上听项西的，背地里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项西一直忙



乎新井的事，便无法顾及太多。

“关于红井，贾工最有发言权吧？”秦广望着贾宏志。

“刚才辛总和吴工都分别谈了自己的分析，我看都有道理。关于红井，我虽然做过很细的工作，但10年过去，地下的情况变得如何？谁也说不清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红井今天已打出两口新的高产井，便是最好的依据。至于天渠，把握性不大，还是放一下再说。”贾工谈完后瞄了一眼折腾了几个月坚持天渠的项西。

“这老东西，故意的。”小东又耳语。

“我看，基本已比较明朗。待项总再去了解一下红井的最新情况，便可布井了。”秦广做了一下总结。

大家正准备散席，田海突然就走进门来。

“怎么样？最近红井有新的动态吗？”项西问。

“我正是来报喜的。红井又打出一口新井，日产10吨，也不错啊。”说完田海抖开一大张电测解释图，红红的一大片油层，很是喜人。

“好，就这么定了。马上布井位，半个月后开钻。”秦广对田海又仿佛对大家说。

“既然定了，就要先给我付些款。”田海急急地说。

“没问题，明天就给你划款。”秦广精神很好。

待众人散尽后，秦广走到项西身边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问她。

“我听董事长的，你定打哪儿就打哪儿，我执行好了。”项西只好同意他的决定。

“再找个风水先生算算，到现场。”秦广说。



“有用吗？”项西问。

“当然有用。”秦广坚信不疑。

晚上，项西给杜野打了一个电话。

“怎么，已决定了？”杜野很吃惊。

“对。这种投资大的事，要由董事长定。”项西缓缓地说。

“那我找图来看看，你等着。”杜野“哗哗啦啦”地翻着图。

“就在电话里帮我指指井位吧，我就不再折腾了，你那儿太远。”项西疲惫地说。

“你看图，你手里那张我给你复印的图。油田有一口叫‘25号’的井，它的东南方向300米是‘红1井’，西南方向300米是‘红2井’，‘红1井’和‘红2井’出油情况均较好，‘25井’曾经也有较高的产量。就布在三口井中间吧，距‘红1井’180米，距‘红2井’200米，距‘25井’160米，这样保险些。”杜野一边说一边让项西画。

“应该说，这个位置不会有太大危险，正是我们曾经定的‘东方4号’位置。”项西说。

“也没办法，碰碰吧，你反正做不了主，尽心尽力就行了。”杜野在电话里安慰项西。

定下“东方4号”井位后，项西将井位图递给秦广，忽然发现他的脸色很难看。

“怎么了？”项西问。

“华斯这个王八蛋，说他不打新井，守着两口老井就行了，风险太大。他说近日他资金紧张，房地产那边又赔



了。妈的，上个月收入他都让老贾汇给了他，搞得我们很紧张。本想用井上收油的款先付田海，现在也困难了。”秦广气得脸色铁青。

这不，又出了岔儿。万万没想到，华斯他中途退场，不干了。

“我明天找找黑标，请他先预付一点油款，先解决田海的预付款问题，怎么说井也要打呀。”项西说。

“行，就这样。房主的款没有到吧？”他又问。

“明天再去查查，该到了。今天小高说还没有到。”项西回答。

第二天一早，田海就突然来公司，身边还站着一个身材挺拔英俊潇洒的年轻人。

“项总，你们定的那个井位，已经给了白老板。您看，是不是再换一个？”田海急匆匆地指指身边的年轻人。叫白硕的老板朝项西微笑着点点头。

“那不行。我费了半天的劲儿，才定下来的。这可不是今天才定的，去年就签了合同。你不记得吗？”项西不同意。

“你们就让一让，不是还有一个井位吗？”田海做项西的工作。

“不可能，这个井位我们打定了。”项西力争不让。

“我是个小老板，没多少钱，比不了你们这些财大气粗的外来户。当地人穷，就多关照我吧。”白硕双手拱起，面对项西。

秦广被争吵声引了过来。

“要么这样吧，既然你们两家都看上了这一个井位，就



合打吧。恰好白老板钱也不够，正发愁呢。”田海不得以便这样和解。

“你看呢，项总。”秦广问项西。

“我看可以考虑，咱们商量一下再回话。”项西当着田海和白颀，没有立刻表态。

“如果能跟两位大老板合作，也是我有幸啊。”白颀倒是立刻同意了，而且由衷的。

秦广和项西反复商议后，终于同意了与白颀合作共同打“东方4号”油井的建议。主要原因大概还是钱的问题。从长沙临走之前，原定的有两家客户购买他们别墅一事迟迟不见踪影，已签过合同看好房的，只等付款。300万元整，正好够打一口油井的，说是直接汇往边镇东方公司账户。1周过去了，还没有信儿，恐怕就没准儿了。华斯这小子也太不够意思，关键时刻逃跑，且将每月收油的款均汇走，说是还他原来买“东方1号”和“东方2号”油井时的高息借款，20%的高息，不知是真是假。还完一半的款后，才允许秦广拿走收入的另一半。至于项西，就更没份儿了。她必须等到华总秦总将投资（1800万元）连本带息收回后，方能分到20%的股份，这是件极遥远的事，不能想太多。但此次，秦广出于无奈，同意了项西预先由拉油者黑标支付50万元人民币的建议，并很快实施。黑标听说秦广和项西缺钱用，二话没说，就用大塑料袋子提来了50万的现金，扔在了东方公司桌子上。

“写个合同吧。”项西说。

“不用。”黑标笑咪咪的。



“那也要打个条儿，这么大数。”秦广说。

于是打了个白条，黑标看也不看就塞入包中。

既然已经决定，就将白颀叫了过来，大家一块商量如何打“东方4号”井的事。

白颀可不是田海，他是边镇的一个上流社会绅士，既有文化又有点钱。早年父辈也是湖南一带的南方人，后随马鸿逵部队到银川，是其手下的一个进步军官。“文革”中遭厄运，下放至边镇。白颀起初因家境贫寒，很早就当了一名建筑工。后因工作出色，选送至银川一所建工学院上大学。3年后回边镇做技术工作。“下海”的浪潮袭来，白颀便承包了一个建筑队，靠工程赚了点钱。发展后又建起了一个建筑材料厂，生意做得有滋有味儿。不是特别火爆，但在边镇，也算得上秀才加大款。项西和秦广琢磨着与白老板合作，也不是件坏事。他毕竟是当地有文化的一代英才，不可多得。

秦广、白颀、项西三人商量的结果是：东方公司先付50万给田海，作为钻前井位、征地、推井场、水电、钻井工程预付款等前期费用，然后由白颀出100万元人民币作为钻井工程费用。余下的大约另一半费用以东方公司为主双方共同解决。总之是各投入50%，占股份50%，这是一个基本原则。

“我这100万元，可是押了工厂、住宅、车等所有的财产，才贷出来的。如果不成，只好倾家荡产。”白颀说。

“真佩服你。如果全赔进去，你想过后果吗？”项西问。

“想过，从零开始。我才35岁，重新开始奋斗。”白颀瘦弱的胸膛内居然能迸发出如此的力量，令人震惊。



“不错，白老板。咱们的合作是合定了。同生死，共存亡。”秦广高兴地拍拍他肩膀。

三个人正兴奋地谈论着，已起草好合同准备打印。突然有人敲门，江一川走了进来。

“谈得不错啊。井是不是出油了？”江一川嘻嘻哈哈地说。

“还没打呢。”项西笑。

“我的炼厂也快投产了，正在安装设备。也许能跟你们时间差不多。当然，最好是你们先出油，我等着炼呢。”江一川说。

“你小子厉害，光拣着稳的做，跟洛克菲勒似的。”秦广数落他。

“咱们小炼厂，没法儿跟洛克菲勒比。不过可以慢慢来嘛。我正是向他老人家学习的结果。先炼油，有了钱再买油井。绝不打井，赔不起，那是神经系统坚硬的人干的，我有心脏病。”江一川自嘲着。

世界上最早的一家石油公司叫标准石油公司。高大清瘦冷漠的洛克菲勒是这家占当时全美国炼油业 80% 比重占原油生产总额 1/4 的公司的缔造者，那一年他才 26 岁。1865 年，他以 72500 美元从合伙人手中买下了当时的一个小炼油厂，成为标准石油公司的开端。洛克菲勒出生在农村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。但从小数学好，快速计算的能力超群。16 岁就开始做生意，最初做贸易，后看见油溪那儿打出油井，就开始炼油。他的突出性格是：笃信宗教、专心一致、坚忍



不拔、毫不马虎、注重细节，天生具备理财才能。后来，洛克菲勒建了另外一家炼油厂。后又与他亲密的合作者等5人于1870年以顾客可以信赖的符合标准的产品为名，真正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。在竞争剧烈的时刻，大胆地把大部分炼油厂组建了巨大的联合体。那时的洛克菲勒，就是收买和兼并的大家。100多年后的今日中国，才有人效法洛克菲勒进行如此的资本运营。没有人能控制得了这个巨人。产油业主为挣脱标准公司的垄断和称霸，秘密铺设输油管线。但不久，每一寸输油管又被标准公司控制。他们还试图通过政治制度和法院来击倒他，最后终告失败。洛克菲勒为了使联合体合法化，从法律意义上于1882年签署了“标准石油公司托拉斯协定”。托拉斯刚成立时，洛克菲勒刚40岁出头，已经是美国五六个富豪之一。人们都认为这个商界奇人是140岁，猜他出生时已有100岁了。

洛克菲勒生活节约，教导他的家人也如此。他将很多钱都捐给了教会。捐给芝加哥大学的钱，就有3500万美元，这所大学的其他经费来源只有700万美元。他的全部慈善事业的捐款大约已达5.5亿美元。为争取消费者，他又向销售市场进军，成就巨大。他在多数股东不同意的情况下，说服大家买下新区质量不好的石油，来年利润再度翻倍。同时，也开始购入大量采油井生产，把能买下的都全部买下。洛克菲勒，他的标准石油公司，已经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建设者，他的伟大成就令人怀念。他那种有条理的、经济的、有效的流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“垂直一体化”。洛克菲勒的聪明在于把风险留给别人，自己从事有条理组织经营



的行业——炼油、运输和销售。

这些都是江一川给项西讲的，并一直对她灌输。而洛克菲勒这个石油业巨人的名字，也常挂在秦广的嘴边。

“我不去搞炼油，起码现在不。我要开好多好多油井，再开炼厂，自己炼自己的油，那才有保障。今天的边镇，是在拣国营油田的剩儿。不像当年的美国西部，刚刚开发。如果没有了原油，又能炼什么呢？边镇的供油量并不大。”秦广说这些时是很冷静的。

“正好你们都在此。我是专门为一件重要的事而来的。”江一川抖着手中的一张单子。

“什么事儿？”白颀忙问。

“准备成立咱们边镇的外来投资者协会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江一川喜气洋洋。

“可以，我早就想过此事。这小子，就是能折腾，干起来了！”项西也很高兴。

“瞧瞧你们，跟小孩子似的，太嫩。还停留在‘文革’的阶段，为政治而兴奋不已。”秦广笑。

“这不是单纯的政治，你别反对呀。我还想请你当会长呢。你年龄比我们大，资格老。”江一川凑近秦广，给他看那张公司花名单。

“没想到，这么多家呀，都神通好了？”秦广问。

“大部分都通知了。打井的都参加了，有一百多家。没打井的不太涉及什么利益，暂不参加。”江一川指指点点。

“行，那就你当会长。我就不出面了。”秦广推辞。



“不行不行。说什么也要把你抓来当会长，你是我们老大呀。”江一川执意要求。

“我看非秦总莫属。”白颀也帮忙吆喝。

“既然大家拥护，你威信高，就别推了。”项西笑。

“项总呢，当副会长，常务副会长。秦总不在时，就要主持工作。我嘛，自荐当秘书长，给众会员跑跑腿儿什么的。就这样。”江一川拍拍胸脯。

“对了，白颀怎么也要当个常务理事。你可是边镇头一份打井的人，不简单。”江一川又指指白颀。

“我呢，提两个建议。第一，把外来投资者协会的‘外来’二字去掉，改成边镇投资者协会，这样好一些。因为叫‘外来’，就把白老板和田老板他们排在了外面，还怎么当理事？第二，既然叫投资者协会，就要到边镇民政局登记注册，成为合法的民间团体。”项西提醒江一川。

“还是项总高见，想得就是全面。”江一川竖起大拇指。

“我看，咱们这就等于开了预备会了。”江一川又说。

“对了，我还有个想法。光咱们几位领导，面儿是不是小了一些，应当照顾得全面些。投资者中，湖南人广东人多，还有其他地方的比如首都北京，是不是请一个北京的过来当副会长？”项西问大家。

“有了。北京军区的付苏付总，把他请来。付总很有名气，手中有势力，区块又多，炒做得也颇好。又是部队人士，人民解放军，怎么就给忘了？”江一川拍拍脑袋。

“好，太好了。我听说付总这个人很厉害，抢过好几次油田地盘，才有了今天的石油开发局面。他的油井也特别



多。”白颀很高兴。

“那些油井大都不是他的，但都有他20%以上的股。他的区块，对外引资，成立了无数个分公司，都归他管。了不起的一个人。”江一川说。

“不过这样的冲锋在前锋芒外露的人物，在协会里要用好。控制不好，可能坏了全盘。我们不需要再抢了，油田已经划给了我们区块。再抢，有朝一日说我们破坏资源，乱采滥伐，都收回去不允许开发，岂不坏了大事？任何事物的发展，都是从无序必然走向有序的。”秦广很深沉的样子，到底是老谋深算。

“什么序呀，还不都乱着。田海成了小石油办，给我们这些人不是也批了井位？离人家井只有100多米，就开钻，不是乱采强采掠夺性开采又是什么？不过现在的边镇，也没办法。”项西耸耸肩。

“这是一种必然的过程，我们身在其中不能超越它走过。所幸的是我们毕竟开了私营开发石油低投入高收益的先河。走出第一步，就成功了50%。若不跨出，就是零呀。”秦广说。

“我看今天就算开过了预备会，正式大会再邀付苏。我马上联系民政局的事，项西负责给各位县领导送去请柬，白颀负责通知各石油公司老板，1周后开大会，正式成立。秦总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江一川倒是蛮有点组织能力的。

“可以，那我就当这个会长。成立投资者协会，是件好事。一方面把石油公司内部团结起来，相互交流；另一方面集中起来，与县委县政府交流，对对话，经常沟通。有些税



规费之类的事，是可以协商的，除开国家应征的部分。但有一点要注意，必须有始有终。既然成立协会，就要办实事，达到目的，不可乱哄哄空闹一场。”秦广最后告诫大家。

江一川、项西、白颀等都点了点头。

四月的天空，虽暗透寒冷，倒也散发着丝丝暖意。这一天，项西身着一套精干的墨绿色皮装套裙，很干练地出现在投资者协会成立的大会主席台上。台下，各家石油老板黑压压一片，座无虚席。与项西同排坐的是秦广、江一川、付苏。付苏来得很早，已帮项西干了好半天的活儿。如摆摆桌子，摆摆水果、烟酒糖茶等，干得很来劲儿，但很少言谈。出乎她意料的是，眼前的付苏，竟是个英武强健的小伙子，顶多三十七八岁。他举止儒雅矜持，一点儿鲁莽的“强盗”之味儿都没有。而且他的声音，反差就更大。虽只言片语，却字句温情，给人以抚慰。多么熟悉的声音啊，似乎在哪儿听过。电视里还是熟人里面，一时没有想起来。

一会儿的工夫，投资者协会几员主将的周围，就穿插坐多了几位县委县政府领导及各局局长，不停地与他们握手、打招呼。依次坐着的是隋书记、安县长、高局长、尤主任、边局长、余局长、陆局长、袁局长、杨局长、梁局长，还有一些他们未曾见过面的局长，有司法局局长、检察院检察长，法院院长等。大会开始，由江一川秘书长主持会议。

首先，由民政局万局长向各位宣布，批准成立边镇投资者协会，并宣读了章程。

第二项，由江一川代表协会介绍组织情况，宣布了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、常务理事、理事名单。